

南川縣志

2801231

39

第十一  
藝文志  
文選



增修南川縣志

藝文門

文以紀蹟也昔蘭亭之清湍修竹以右軍傳馬退山之盛跡以柳柳州傳山川諸勝蹟紀之以文宜已邑自炎宋磨崖有記其雕龍繡虎之製代不乏人惟志乘體例凡不切本地暨大典罔關者概就刪除彼墓志與壽文只可載之家乘耳雖潤逾仙露韻叶宮商胥削焉以符體例云

文選

南川縣志

卷十一 文

一

南平軍圖經一卷見宋藝文志不知作者

劉孝標墓銘通志晏殊撰舊志同

南平志通志郡守趙彥邁序舊志同

國法須知一卷郡志舉人周伯寅著自序云謹按雍正十三年律例書成刊布內外奉

旨詔凡士子注名吏部將膺民社者於律例均應講明有素各廳州縣官尤必時爲講說俾聞閭皆知畏法自愛則風俗可厚禮讓可興煌煌

聖訓洵億萬姓無疆之福也乃常見耕鑿善良猶或有



輕蹈法網甚至一誤再誤罔知趨避者抑又何故  
豈因生齒日繁而窮鄉僻壤未能家喻而戶曉耶  
夫小民幸生寬大

盛朝常見宥過宥災得邀輕典遂不覺恃恩玩法相與  
視爲固然及一旦桎梏桁楊戕生蕩產上之人欲  
爲曲法矜全而不可得是亦大可哀矣某閒居讀  
律不揣冒昧竊就鄉曲間所有積習相沿而易犯  
者摘錄若干條願共講明而恪守之庶幾相勸相  
規或可爲厚風俗興禮讓之一助非敢擅刊

南川縣志

卷十一

文

二

國憲也至若極惡大罪律不准赦贖者雖庸人孺子  
皆知之茲不具載

家法須知一卷周伯寅著自序云家禮成於朱子  
厥後秉禮諸大儒又酌古今而折衷盡善誠萬世  
不易之書也家無此書何以知禮人不知禮何以  
爲家草野鄉愚無論矣使詩書門戶而亦蕩檢踰  
閑以爲之倡其流弊尚可救耶某不敏竊就時俗  
相沿有必應講明而更正者粗舉數條刊存家塾  
庶不無小補云又輯六事箴言六卷家常瑣語一



卷行世

勸規錄六卷貢生徐作式輯

讀史一斑六卷舉人袁靄如著

海天閣詩鈔六卷古文二卷邑人周石蘭著

遠山時藝貽經堂文集荆坊書屋試帖韋杰生著

思無邪齋詩賦文稿邑人周立椿著

松風閣詩集十卷邑人周立矩著

汲古堂時藝四卷邑人李長碩著

愛晚山房詩集邑人康作霖著

南川縣志

卷十一 文

三

宜春山房古文邑人楊榮封著

和齋詩稿邑人韋同著

夔歡堂詩文集邑人唐銳著

勸民息訟歌邑令瓊州黃際飛作

經督憲吳闓定梓行



御製慎刑論嘉慶十三年奉頒

天道好生然不能專以春溫而成歲必有秋收以濟之聖王尚德然不能專用寬柔以治世必設律例以齊之得情勿喜原屬不得已之苦心若鍛鍊羅織斯流爲殘忍暴戾相去愈遠矣世道人心變幻詐僞竟有出於律例之外者必求一至當不易務使生者無憾死者釋憾兩得其平唯視自取勿以已意重輕曲直自在應念一死不能復生可不慎乎刑期無刑辟以止辟保全善良剪除邪慝誠

仁者之用心也弼教化正風俗皆從慎刑始所繫出淺鮮哉酷吏縱欲亂法以濟其貪王法所必誅田於大不慎也亦有惑於積陰功之見妄談救生不救死之論是誠見牛未見羊矣被害之人呼號悽慘反不加憐憫轉惜頑梗之凶徒是欲積陰功殊不知大損陰功亦不慎之所致也慎之一字爲用刑之大綱豈可玩視人命逞一時之喜怒以致寬嚴失當則民無所措手足冤抑不得伸矣從嚴固宜慎從寬亦宜慎也生者雖可矜死者尤可憫



也刑罰不中上干天和  
水旱災荒皆由此起可不  
慎歟近日細閱各省招  
開殫心竭慮唯求一是  
勉於慎刑愛惜民命曷  
敢稍有忽畧乎故著此  
論以示法司我君臣同  
折衷於慎庶幾獄訟漸  
鮮所保全者衆矣



御製邪教說 嘉慶

先聖王以道德仁義禮樂刑政裁成輔相化育萬方使民日趨於正道恐爲邪說所誘也自二氏行於中國始有釋教道教之名因其說亦皆吾儒所撰大旨亦精微元妙勸人爲善戒人爲惡輔翼王化無大差謬是以聖帝明王姑存此類不加沙汰至於白蓮教之始則爲騙錢惑衆假燒香治病爲名竊佛經仙籙之語衣服與齊民無異又無寺宇住持所聚之人皆失業無賴之輩所以必流爲盜

賊是又僧道之不若矣然天下之大何所不有苟能安靜奉法卽燒香治病原有惻怛之仁心在朝政之所不禁若藉此聚衆弄兵漸成叛逆之大案則王法之所不容故查拏之始原因逆謀之一二人如劉松宋之清劉之協首犯耳劉松宋之清皆已伏法並未株連而劉之協自扶溝脫逃所緝者仍此一犯而地方官有奉行不善者有苛求圖利者胥役衙書四出滋擾閭閻無賴借事吹求將正犯反置於不問妄拏無辜名曰欲辨白蓮教以致



起於襄陽由豫入陝而川省達州徐添德王三槐亦乘時蠢動互相勾結自此遂東奔西竄疲我官兵害我良民傷心慘目實難備書現今賊營中非盡教匪也亂民乘勢圖刦掠耳夫官軍所誅者叛逆也未習教而抗拒者殺無赦習教而在家持誦者原無罪也卽如劉之協雖爲白蓮教教首其未謀逆以前若俯首就擒其罪僅止發遣耳脫逃後至湖北糾約姚齊二逆並同教人等定於辰年辰月辰日辰時起事是真叛逆斷不可赦矣起事後

伊又潛往豫省漏網七年之久若從此安靜匿藏原可倖免孰意又糾約李傑等由寶郊起事此由罪大惡極天神共憤使之自投法網得正憲章豈人力哉故白蓮教與叛逆不同乃顯而易見之理設若賊營中有一二僧道豈盡行沙汰二氏乎有一二生員豈遂廢科舉之典乎然則白蓮教之爲逆者法在必誅其未謀逆之白蓮教豈忍盡行剿洗耶白蓮教與叛逆不同之理旣明則五年以來所辨理者一叛逆大案也非欲除邪教也然聚衆



歛錢終流為不靖是在良有司實心訓導宣揚正  
學漸仁摩義蹈矩循規化其暴戾易俗移風庶幾  
小康民安本業朕實有厚望焉  
嘉慶十三年奉頒

南川縣志

卷一

文

五



宋

龍崖城磨崖記

宋寶祐己卯。上有旨。城南平越三年。守臣淮東都梁。茆世雄。戍羅播城。龍崖。畢事。奉柩命。領郡。寄始至。韃已及境。正月。賊會重兵攻城。二月。再寇。斬虜使。焚偽書。諸將爭擊。賊敗而退。獻俘授馘。功不一書。先是。城池草創。浚之。崇之。遂為南方第一屏障。柵臺以全城卻敵。聞之。公朝。上恩疊頒。宰揆樞宜。鈞翰踵至。咸謂興築以來。所創見也。共事者。鈐路

南川縣志

卷十

文

四

趙全。茆士龍。王用寇。青常喜。樊文貴。郭德何。展朱珍。劉儲。佖江。司總管雷震。鈐路張福。孟世英。章喜汪興。汪世雄。興國王富前太守李奕。承郡丞石大異。僚屬劉應炳。張正珪。張善祥。姚鼎發張熙。載程師望。楊鈞。勾印文。已傳張惠。何友賢。唐化龍。馮炎之。趙孟儂。韋翔鳳。張起南。侯應申。王韓。開慶改元。七月。既望。拜手謹書。



明

諭石琳勅

永歷四年

皇帝勅諭忠國勲標分鎮東路總兵官掛翹蜀將  
軍印左軍都督府都督同知石琳朕以巴蜀山川  
之秀扶輿磅礴常產異材故持翰之英並嫻甲冑  
分麾之士博涉縹緲殊有鳳毛蔚陸麟閣朕切聞  
輦之想並懷汗馬之思咨爾琳振起西方篤明大  
義忠孝自矢韜略兼長初拔萃於泮林蚤蜚聲於  
藝苑邇以神州不靖武事張皇乃射策於武闈卽

南川縣志

卷十一

文

五

名冠於多士搦技北闕復號上襄詎緣寇犯蜀川  
中州鼎沸爾卽隨勲臣祥環甲保障截擊巨寇奏  
凱沙關丁亥之交萬里迎駕乃自粵返蜀卽集強  
弩併力勦除克復綏寧再恢遵義重慶平沅斬虜  
甚多遂繇細米之溪直擣沅州之界三戰三捷勲  
耀旂常朕嘉爾勞茲特頒勅獎諭命爾掛翹蜀將  
軍印爾其聽勲臣祥調度朕以爾爲西川之翹楚  
爾當益勵東漢之奇勲恢勦報功卽有申錫欽哉  
特勅



禁戢邪教碑 萬曆四十六年勒

重慶府南川縣奉督撫四川饒爲左道惑衆嚴行  
禁戢事照得蜀省法弛政寬民情奸詐尤喜崇尚  
異端壞俗釀禍急宜痛懲近有白蓮邪教名曰拜  
燈煽惑庸愚致使無賴匪徒身托齋戒心存叵測  
如簡州民黃楠者習學前教自號佛尊又以其女  
立爲佛婆招延劉廷春等各立佛號造寫經文雕  
刻印記以拜燈爲由談魔說法密念妖術符咒或  
駕箕飛身或偶見佛像而無知小民信以爲真卽

入投教中聽其重誓朔望贄餽崇奉皈依約集數百  
人攜帶妻女望壇禮燈夜聚曉散甚至夜半舉念  
妖咒男女昏迷便擇少俊數婦就榻受戒姿肆淫  
亂尤爲可憾若非鄭朝鈞忿妻張氏受污而發其  
奸則魑魅魍魎之術誰能察之嗟嗟無知小民被  
其蠱惑先斂其財繼淫其婦女至其後又必釀成  
大禍以殺其身而所謂佛者終不可得而遇愚亦  
甚矣何物黃楠敢於滅法亂道傷風敗俗乃爾業  
行嚴究正罪外合行勒石曉諭爲此示仰軍民人



等知悉前項左道邪術明係騙財宜淫兩端並無  
昇天成佛之事且律禁森嚴務必崇尚正道各安  
本業慎勿輕信誘惑自投法網如有怙惡不悛或  
保甲地隣容隱不報者定必照依律例從重究擬  
自干無等重辟悔不可追矣凜之戒之



承務郎南溪蕭公墓誌銘

舊志

闕名

嘉靖甲辰春予令南川乙巳冬桂齋建塋於公之墓後予往勞其工廼出公之行狀以乞予爲銘予與公有相好之雅誼不可辭謹按顯用公諱也名世公字也南溪公號也關西靈堂令清公之祖也志通公之考也以祖任生於靈堂歸補邑庠弟子員中成化鄉薦厄於甲第授閩之福寧同知公之履歷也自爲兒時聰穎過人事親克孝及長勤學好問至忘寢食居必正襟危坐待賓客終日無惰

南川縣志

卷十一 文

八

容或橫逆來未嘗與較誨人必盡其所知在官飲食衣服無異寒士公之行業也在福寧信恕平允先禮教後刑罰吏民競勸邊境清寧公之治狀也孺人楊氏以淑孝稱公之配也瑞珍玠公之子也桂齋字廷聘授貴池令以直道受劾奉調遂不復仕其所操者公之訓也儀鳴翽翽昇翹翀鳳公之孫也正統丙寅七月公之生也嘉靖辛卯四月初七公之卒也八十有六公之壽也四月二十九日公之葬期也邑西白土埧雙河口公之葬地也厥



墓三函左王氏公之母也公墓前塚公五世祖以  
順也其地其庄實桂齋恢拓以守公之墓也誌而  
銘其墓者浮梁雙溪子也銘曰端而靖足以有守  
敬而敏足以有爲胡止於閩之福寧而不展其施  
惟後有人克昌厥基我銘斯石以詔無期



新建東嶽廟記

重慶人萬曆  
壬辰進士 倪斯蕙 同

萬曆二十四年僧會香棟邑西清齋坪欲創東嶽廟未果越明年丁酉乃遷於迴龍山岑神像巍峩殿宇不稱值己亥播亂欲更未決甫平有倡義者督眾捐貲換正殿於二十九年三月壬子而增大之三元閣三官神像十二殿並拜廳海墁以次舉焉盡力齊心雖未完備然數百年缺典一旦創造蓋已崇祀事愜輿論也且屬余而記之余觀南中士懋純修民循善習卓有古風不憚修祀者何蓋

南川縣志

卷十一

十一

播賊逆命戮綦陽邑人驚懼賊竟不窺境夫誰禦之意者泰山禡賊膽而福南人未可知也故今勝狀環游曾構瀟灑誠爲泰山而獨尊者則鎮南邑而令士庶惕然有省者其在斯乎夫廟之成不成於人而成於神之享不享以文而享以心倘纖瑕點瑜神隨譴謫卽有釐舉終墮塵緣誠檢閱洵溥畏天修行則廟宇借以不替世有精禋合邑賴以乂安亦世有永茂也太史公云天道無親常佑善人又云明德而薦馨香者迨是之謂歟君子睹



斯廟而求諸心焉則亦庶乎知所以事神而復修  
其所未修也是爲序

南川縣志

卷十一

文

上



國朝

重修東嶽廟記

康熙四十年  
邑令陳學聖

蓋聞興廢之故自天言之而實自人爲之也其興也必有興之之由其廢也亦必有廢之之漸而所以轉廢爲興者其人之功不可泯而其人之姓氏未可忘也余奉

命來川補授南邑甫下車目擊城郭荒涼民居寥落欲訪舊時飛雲永興諸成蹟渺不可得因太息者久之而城之西約里許地則有高閣凌雲飛甍極日

南川縣志

卷十一

文

十三

巍然獨峙於山半爲邑中之巨觀父老告余曰此東嶽宮也至師旅蹂躪野無室宇數十年於茲風雨之所飄颻鳥鼠之所掘穴簷阿剝落漸失其舊癸未之春有陸子者客南幕不惜捐貲而以身肩其事陸子名宏昌浙東甬上人也與余同郡雖未獲識面觀其行事慨然想見其爲人凡所爲扶危濟弱仗義急公者諒不足爲陸子難今見是廟之榛棘含烟黽黽棲棟能漠然不一動念而忍令頽垣廢瓦日沈淪於荒烟蔓草間哉爰謀諸前令張



公景良暨邑中紳耆等鳩工庀材卜吉重建而殿  
楹廊榭遂刻日以新余因之有感矣我

朝定鼎以來宅爾宅田爾田凡以爲南民謀者不爲不  
久且宰是邑者後先相望不暇十數人乃以千百  
衆之財繼以各當事之力而不獲一振而陸子乃  
以煢煢布衣偶來茲土輒奮袂爭先獨創斯舉而  
羣爲之落成所云興廢之故亦視乎人其然乎其  
不然乎余茲待罪南邑見夫黷序之鞠爲茂草也  
河渠之湮塞如故也譙樓之荒廢已久也方將次

第而舉行之以觀陸子乃有先得我心者故不辭  
蕪陋而爲之記



龍王廟記

邑令 張有孚

縣治東當四十八渡之半有龍洞焉曰普濟其龍神異多變化在昔宋理宗時宮殿災龍致雨救之封得道龍王至明萬曆時亦然今洞中碑記可考也康熙戊子余承乏茲土越三年歲旱四年又旱士大夫相與謀於余共往禱焉惘緒方陳而甘霖立至不少爽時刻龍之應亦何速龍之功亦何偉歟爰議立廟祀之僉謂洞狹小不可施棟宇且僻處山陬卽朝夕辦香之敬亦不能至奈何曰神所

南川縣志

卷十一 文

十四

憑依將在德矣且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何必在洞中耶適治西龍濟橋成因度其西偏隙地建屋三間塑像於其中又慮其難以久也更買田數畝以備住持之用約先後費六十金皆予力所獨成者工起於癸巳季秋成於甲午仲春告成之日率紳士往祭是日也天高日朗絕無纖雲乃祭未畢而時雨忽降豈非神靈歡慶有感斯通之一驗耶爰叙其始末而記之旣以見龍之靈更爲我邑人禱卜大有於無旣也



補修文廟碑記

教諭李樾

聖朝重文教法制周詳學校之外並立書院而又頒發五經性理諸書俾士子朝夕肄業絃誦弗輟衣冠文物蔚乎稱極盛焉茲逢各上憲加意振興留心栽植務使學校整齊毋致息數無非爲養育人材地也而牧民之長類以催科簿書爲急春秋祀享朔望拜謁僅循故事於講武修文之事略而弗問比比然矣乙丑冬邑侯陸明府奉

簡命蒞茲邑恭謁

南川縣志

卷十一 文

十五

文廟見墻壁傾頽規模缺略訝而問焉余言曾倡議捐修因寡和不克有終侯慨然曰是誰之咎歟卽捐俸購木若干甬甃若干黝堊之屬若干庀材鳩工於正殿之朽者易之缺者補之東西廡及明倫堂戟門泮池次第修理舊制無宮墻圍繞更不設大成門不特往來褻越亦且瞻仰不肅並爲添造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至丙寅十有二月告成侯卽蠲吉率僚屬展拜於

文廟考鐘伐鼓薦醴陳牲俯仰進退咸肅於禮乃進諸



生而諭之曰爾知學校之重乎自古致治之盛衰  
視乎學校之興廢學校成斯來學者有藉討論講  
習時時涵泳去澆薄而就醇謹士氣之克振殆基  
諸此矣余申諭之曰誠哉侯之言也爾等果能禮  
讓興行彬彬乎悉爲有道之士不必沾沾於取紫  
題黃得時從先生長者後聽鄉樂飲獻酬以詩頌  
天子太平之盛不亦美哉誌其事用著侯功且以勸後  
之繼侯而起者若侯蒞任以來造士之勤政治之  
敏持躬之介且和則有都人士之口碑在不復贅



又新橋碑記

邑令 應士龍

橋雖名新由來舊矣不知創始於何年亦不知傾  
頹於何日士龍蒞任但見水中殘石參差錯雜而  
已春夏之交民多病涉且有溺患太息者久之因  
捐俸倡修命僧會海映董其事興工於乾隆己亥  
冬月告成於乾隆丙子之秋月額其匾曰又新橋  
仍其名欲副其實也嗟夫新故迭乘理數之常何  
足怪者所賴後之君子顧名思義使新者恒新則  
得矣是爲記



重修南川縣城記

邑令文運隆

南川縣漢唐古邑卽宋南平軍地也城創於前明嘉靖九年陳君光道易土爲石環三里許計六百餘丈用壯巖疆頗稱鞏固至我

朝定鼎猶仍其舊距今蓋二百餘年矣雖兩經修葺而歲月遷移風雨剝蝕飄零傾圮幾有城復於隍之虞焉乙酉歲制軍阿公有新城之令上告

天子大者動帑小者聽牧令倡捐補築前署縣仲公純信照賦攤輸僅得銀若干兩余下車正值經始之

南川縣志

卷十一 文

十六

際核其檔案物料固已費不敷工重以陰雨靈霖續遭坍塌裂問簿書尚屬畫餅按章程亂若棼絲余甚懼大功之弗克有終也所幸時和年豐政減刑措乃復勉捐永俸倡導士民並勸各場集量爲資助凡一切鳩工庀材咸歸節省越歲餘而功乃成夫天下事不難於謀始而難於有終仲公雖倡議於前而未遑就理向非繼起從事多方區畫則剗削消磨於百年內者何由得此言言佗佗者耶或曰方今



聖天子在上海宇清寧雖遐荒僻壤夜戶不閉似無庸  
亟亟於捍衛計也余曰城成也一成而不可毀也  
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我  
國家承平日久安不忘危凡所以持盈保泰者罔不廢  
舉墜修矧南邑遠阨黔楚近輔巴涪固守之謀又  
烏在其可已哉且余聞之一家之興替視乎宅一  
邑之興替視乎城南邑在前明文章人物炳耀一  
時經明末兵燹而後城郭荒涼人文落寞幾不可  
再振矣我

南川縣志

卷十一

文

九

朝休養生息百有餘年今復修治城垣以斂固其氣則  
清淑所聚鍾毓必奇行見賢哲挺生駢肩接踵又  
不僅聊固吾圉以作川東之保障已也是役也明  
於急公之義而不靳輸將者闔邑士民之情也趨  
事赴公交相勸勉者約保牌甲之力也董率工作  
會計出入始終其事者則趙生有玳街民劉步雲  
熊文友工攢符永載有足多乎而襄余部署井井  
有條則縣尉余君鑒龍實嘉賴焉若夫不勞民不  
傷財而使工浮於費得以遙觀厥成者則余之慘



淡經營其心亦良苦矣城身用石雉用磚圍五百  
四十三丈高一丈八尺厚一丈馬道寬八尺門仍  
其四舊以方名余按邑景易而署之東曰祥書南  
曰順德西曰望隆北曰躍鯉工始於乾隆丙戌初  
春成於丁亥秋仲落成之日爰縷觀而記之以見  
阜仁憲德涵濡已久雖山城小邑而攻築者亦無不樂  
効子來之忱有如斯也自今以往勿墮厥功俾得  
與國咸休苞桑永固是所望於後之涖斯土者



重修文昌宮記

邑令 原敬德

帝君司桂籍有叩則靈而不孝不弟者必擯而棄之書不云乎惟孝友于兄弟以此化民成俗是卽正己以正人之道也是卽修身齊家以平天下之道也祀事之崇所自來矣署西

文昌宮創自閩越何公洎平江陸公始續修前門今數十年矣風雨飄搖幾致傾圮乾隆癸卯冬縣紳劉文修邀集衆紳請增修於余余嘉其志之誠而力之倍又喜文武雲集而皆欣然樂輸也遂與同城

南川縣志

卷十一 文

廿一

諸君割俸金以倡之鳩工庀材刻期集事因舊植之半朽也重構正殿三楹慮體制之未符規模之仍陋也爲建坊於中央殿之下東西有廊坊之外左右有亭乃復添塑從神四像並高建樂樓雕鏤丹雘咸與維新廣文兩君又於每歲

神誕日約諸生而祭奠之廟貌尊嚴衣冠整肅而氣象於是乎改觀矣夫文風之丕振士氣所由伸也願諸生登其堂凜厥訓日講求乎事親事長之義而發爲文章著爲事業將見英賢蔚起共襄太平之



治又不獨一鄉一邑之光已也諸生勉乎哉

南川縣志

卷十一  
文

三



重修崇聖祠記

重慶知府 陳大文

洪惟我

國家崇儒重道欽若

先師恪承成憲於大成殿後並建

崇聖祠上祀五世俾學官弟子咸知追遠報本以溯明德之淵源春秋報享永世勿替甚盛典也南川縣文廟基舊在治東地勢高特據形勝歲久而圯乾隆廿年前令應君士龍卽故地新之殿庭堂廡門階戶牖一遵定制增飾崇麗維時殿後

南川縣志

卷十一 文

廿三

崇聖祠以楹桷尚完因陋就簡未遑改作至三十六年倫君顯聖急思復古會軍興於役檄外未竟其志衆共惜焉四十二年春原明府敬德以書來告曰崇聖祠历年多幾圯矣前令議鳩工而未集閱今又六載召邑人士謀之皆曰吾邑如川主城隍諸神廟凡載在祀典者靡不度宏規而大起矧茲祠所以奉祀

先聖祖考崇德報功以妥侑神明都人士將於是乎觀禮敢不急修整致煩長吏旣咨於衆悉協乃與僚



屬倡捐廉俸然後資眾力聽其樂輸邑人士踴躍  
恐後伐木於山取瓦於陶審曲面勢垣墉塗茨不  
日而成工既竣思所以垂久遠者皆曰傳世行遠  
者莫如文歐曾諸公學記人書萬本至今學賴以  
傳郡伯陳公有道而文者也盍請諸敬德謹從眾  
所欲願得鴻文鉅製勒諸貞珉用垂不朽余重原  
君之請不敢以不文辭凡人可與樂成難與慮始  
斯祠頽廢以來歲釋奠於

先師其誰不瞻仰宮牆而興茂草之嘆乃閱廿餘年而

南川縣志

卷十

文

廿四

始得煥然一新豈非難與慮始之故哉夫獎率諸  
生修廢舉墜賢府之事也彰善紀績傳之無窮太  
守之職也今祠幸已落成後有作者以時補葺踵  
而增之以上副

聖朝尊崇之典而慰邑士大夫仰止之思余尤有厚望  
焉



重修文廟碑序

邑令蔣作梅

皇上龍飛之九年梅出宰南邑甫下車祇謁

聖廟俯仰周視怒焉未安蓋已駸駸乎有上雨旁風之慮矣顧因陋就簡既予所不樂爲而取多用宏又非咄嗟可辦以故遲久而有待也越二年雨暘時若物力豐盈爰集諸紳耆創議改建而邑人士尤踴躍懽欣無後時亦無廢事經始於丁卯孟春落成於戊辰仲夏計費萬四千緡有奇自

大成殿而崇聖祠而兩廡而戟門而櫺星門而泮池宮

南川縣志

卷十一

文

廿五

墻以逮鄉賢名宦祠靡不瑰偉其材崇宏其制寸輒尺木咸與維新蓋所以經營籌畫者皆務屏乎因仍苟且之計以求慊乎備物盡飾之誠尊師重道禮則然也雖或刻桷丹楹善美未盡而回念兩載前所時時往來於心者其景象奚若一旦若此亦前此所不及料也而予心乃可以稍安矣工旣竣邑人屬予記其事竊謂修廟碑記代不絕書况形容盛德更非尠見寡聞者所敢贊一詞惟是崇儒勸學上以副



聖天子右文之化下以慰後學景仰之忱則區區素願  
所不能已者繼自今馨香薦以明德譽髦著爲菁  
莪予於邑人士其能無厚幸耶或曰宮墻外應建  
忠孝節義兩祠廟中禮樂器亦不無缺略然予以  
奉調去任未克蕙厥事此文邑人士心所未安者  
也行將別矣書以告來者



修三廟合記

重慶知府 陳大文

古者成民而致力於神神之載在祀典者皆能爲生民捍災禦患民亦兢兢敬畏罔或攸斁上之人因其敬畏而勸之懲之又可以輔政之所不逮故崇其德而報其功匪徒求福田利益也考省志南川縣城南隅有川主城隍兩祠蓋前明遺址也乾隆二十年乙亥前令應君士龍建廟於故祠基內供奉

關帝附以川主城隍旣神像雜聚一堂而廟門復共之

南川縣志

卷十一

文

廿七

人知其非體也而因循未改者垂二十年越丁酉大尹原君敬德旣建

文廟之崇聖祠以其餘力集僚屬及邑中老成人經營結構盡變其舊制而增大之不逾年告成其中爲關帝殿改舊門額以武廟西爲城隍祠東爲川主祠各建廟門而川主祠內火神馬王附焉戊戌夏寓書於余乞一言以記其事余惟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幽明一禮也使人於官廨寺舍尊卑雜沓出入一門則無不謂其近於褻者迺



關帝川主城隍分位不相及而居處溷雜無所分異揆  
之情與禮其可乎原君深有得於以人事鬼之理  
門庭殿廡亦既區以別矣由是致其禋祀而神用  
享之與民並受其福豈非諳於掌故知大體者哉  
抑蜀東多淫祀得賢明府講明而釐正之使民皆  
知典禮無非族之祀則又政教之所寓而人心風  
俗繫焉者已



改修武廟碑記

邑令 蔣作梅

自古志士仁人忠貞義烈其精神氣燄激人肺肝  
生人歌泣昭爍寰區震蕩今古自王公以至於士  
庶人自巖廊以至於山陬下邑罔弗知其名懋其  
神崇以廟貌奉以馨香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未有  
如

聖帝之盛者也

本朝自順治元年以五月十三日特祭九年加封號雍  
正三年追封三代以公爵春秋二仲薦享與文廟

南川縣志

卷十一

文

七

同於是溥海內外遵國典而敬祀者無不至矣南  
邑武廟舊在城東南隅左川主右城隍稱三廟焉  
規模雖具而制度狹隘且附祀之神叢見疊出甚  
非所以崇德報功也丁卯春定志改建詢謀僉同  
迺度地庀材鳩工選日高其閭闔厚其墻垣正殿  
聿新而前堂後寢之制亦莫不美奐美輪秩然大  
備至左右二廟一律創修務極崇肅他如神農觀  
音昭忠之屬皆奉以專室各得其安今而後事神  
之心可藉是稍慰矣



聖帝之磅礴宇宙浹人肌髓者固不徒在區區迹象之間然入廟生敬行庭如見於以勵忠盡之貞操篤綱常之正氣使生千載以後者勃然而興肅然而起有所恃而不恐有所憚而莫爲則夫作宮成寢其有益於人心風俗爲何如耶余甚喜其工之成而並欲昭示來許也於其歲事爰壽諸石



建設賓興會記

邑令 蔣作梅

我

國家崇儒重道雅化作人士之誦習田間者固已無不彬彬乎日上矣而亦有囿於鄉隅厄於境遇者則夫獎勸休養又宰斯土者所宜急講也南邑亦文教所暨之區而一片青氈半皆寒素每因資斧缺如不獲上應鄉試遂以阻其志而老其才此非地無其才而才厄於遇良可惜也余下車後卽欲定一興賢育能之良法而未暇也今年冬改修

南川縣志

卷十一

文

三十一

聖廟因與紳耆酌議以五十八年所置王家壩公田撥歸

文廟更撥後圃土田以附益之每歲租穀銀兩議公正董事二人收存遞交除納糧外以三年所儲供一年賓興之用赴省錄遺後合計人數畢所有而均分之則庶乎人心競勸蔚爲國華矣第事不難於善始而難於善終誠公以持之節以制之勿致糜濫行見地不愛寶有基勿壞薰陶涵育文治日新余之所望於都人士者正匪淺也



四十八渡碑記

邑令 蔣作梅

治東四十八渡黔蜀之要津也源出龍崖城兩山壁立一水灣環涉是溪者凡涉水四十有八因以得名焉每歲春漲冬寒民皆病涉余見而憫之思澤行者之不如山行之便也於溪巔審之得陸道焉爰割俸俾捐囑好善士董事募捐督修自順坎至土橋計六十餘里崎嶇者剗之使平斷絕者續之使達開山伐石導千古未有之塗爲千古不朽之計經始於丙寅初冬落成於丁卯嘉平費不踰

千金險者爲夷危者爲安行路之難可不復作矣是役也知爲善之最樂而不私囊橐者蜀黔接壤士民之情也誘掖獎勸共勦厥成者領袖五十餘人之力也而董率工作會計出入櫛風沐雨終始不怠者則惟軍功晏理富武生張長訓刑書楊宗堂有足多者若夫相其陰陽度其隰原則余之率作興事其心亦良苦矣抑聞之周官平治道路職在司空則孔道之修固王道之所及亦牧民者所有事也自今以往隘者廓之坳者培之俾得有基



勿壞長遊斯民於蕩蕩平平之域是所望於後之  
宰斯土者



重修隆化書院記

邑令 徐名緝

嘉慶甲戌三月予謁選得黔之鎮遠引

見調南川是年予兄充會試同考官南川進士周名立  
瑛以對房謁予兄予因與接見詢及書院事始知  
南邑有隆化書院係前令應公創建第歷年既久  
漸就傾圮且未設有膏火故肄業者寥寥予聞而  
誌之迨下車諸務未遑也詣書院視房屋尚可修  
葺亟令興工更因餘地增修席舍嗣請查舊置學  
田僅若干畝廼集紳士勸捐爲設膏火計又置田

南川縣志

卷十七

文

三十四

得若干畝而館穀歲入之簿凡案器用之屬次第  
具舉予甚嘉邑人士之勸勦以有成且若此速也  
爰延師開館進生童而課之則遠近負笈者接踵  
自是邑之書院殆將廢而復興矣諸生請爲記且  
垂久遠予用是有說焉書院之制昉於宋代之義  
學蓋自士與農分而家乏恒產其中寒門單戶無  
講席之地薪水之資雖有良材子弟亦多廢業於  
是爲有司者躬爲措置立學舍備膏火俾一邑寒  
暖皆得以成其才質故曰義學卽今之書院也顧



其法良意美更有進焉者夫士爲民首風教之根本也心術正而後品行端品行端而後坊表立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論之以義理導之以彝常此士君子之事也昔朱子知吾鄉南康軍復白鹿洞學規由是理學彰著一時聰明俊傑之才悉軌於正讀其語錄允爲世道人心之衡南川何獨不然今書院旣立吾願與多士講明而切究之讀聖賢書以治其身心而闢乎訛謬如鐘之覺如鐸之懸則崇正黜邪之功不愧化民成俗之學揆諸隆化

之名其庶乎有當焉若夫朝夕吟誦博聞強記於以擅詞華掇高第則又爲人才所蔚起而

聖治所由光昭也是爲記



重修求生橋記

邑令 彭履坦

天地之大德曰生民而病涉卽以病其生也民而利涉卽以利其生也彼乘輿之濟一葦之杭非不於生民有裨而究不若徒枉輿梁之益於羣生者更大也南邑距城廿餘里舊有永安橋爲北路要津溯自乾隆元年刱建木橋歷五十餘載民生賴之厥後兩次增修均就傾圮至嘉慶八年廼設義渡以便行人置義田以贍舟子計非不善但溪水汨汨然來艇隨波上下幾有狂瀾莫挽之勢涉此

者每瀕於危甚有因之隕其生者予心竊憫焉往歲曾與邑人議建石橋用垂久遠因需費浩繁衆皆難之比年大有頻書人樂爲善客夏陳朝升等請示重修予特捐廉以倡之邑中嚮風慕義者踴躍而從其後樂輸得千餘金遂於溪之上游構造石橋一座高大完固亭亦稱之誠善舉也經始於去秋八月落成於今夏五月衆請易名求生予謂橋所以便民行卽所以重民生非徒舍其舊而新是謀也謹按書有曰水底蒸民之生生民之道在



於利民今橋已告竣咸占利涉之吉無復病涉之  
虞是民行便而民生可求也盍以求生名之衆唯  
唯遜書以名橋繼自今熙來穰往爾衆民胥匡以  
生且由一隅而推之四境皆有幹有年於茲邑相  
生相養於無窮也生之時義大矣哉是役也鳩工  
庀材如楊懷訓曾永文劉萬錫輩實與有勞而其  
中經緯得宜始終不懈俾斯事克觀厥成而斯民  
克求厥生者則黃生天衢楊生榮封鍾生正儀之  
力居多此尤難能而可貴者并書之以示勸



新設鄉學序

邑令 彭履坦

朝廷有教化而後草野有風俗學校者教化之所從出也顧從古升秀必先命鄉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地近而易習教簡而易從其防之也周其責之也怨所由力田與孝弟同科道德一而風俗同也制憲戴羨門先生奉

命治蜀省徭役勸農桑勸奸暴崇善良諸大政之利益於民者既次第施行布爲令甲丙戌春飭諸州縣

南川縣志

卷十一

文

三

於所屬地方勸捐廣設鄉學以資蒙養令甫下坦深懼其弗克有成也蓋南川地僻民稠其俗勤儉而狹隘故慷慨樂施之風不及他州縣然涵濡

聖化百有餘年民之負山抱崖而居者實多髦秀以謀生之計拙致力學之情阻此坦所早夜以思愧教養之無具而嘆爲可惜者也爰以奉札之日集紳耆於庭宣德意以諭之邑人感奮樂輸共得六千餘緡坦復割俸四百金買民田二百餘畝典田數十畝分設鄉學二十二處延師課讀每歲送束脩



若干復於城內添置義學束脩倍之凡講肄考課亦如舊設隆化書院之規竊嘆邑人士向風慕義之忱爲前此所未有苟非大父母漸之以仁摩之以義爲民壽者密而感人心者深烏能不速而成若此哉古者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於是乎有慶賞之典而又哀對述職必以人材風俗爲先蓋以人事君者大臣之職廣教化美風俗此郅治之所以勵翼而疆隅之所以不隔也今蜀中諸州縣增設鄉學雖其所教者不過幼儀之節章句之文而

發蒙實作聖之基小成負大成之望行見比戶之間卽有師範單寒之士不廢橫經如南川叢爾邑亦幾幾乎家絃而戶誦矣其有輔於

國家之政教豈淺鮮哉坦深喜其事之有成又恐不能慎始敬終實力奉行以負制憲栽培寒畯之至意也謹援筆而記之且以告來者



創修隆化試院記

邑令彭履坦

朝廷設學校以造士卽有春秋兩試以取士典至鉅也而升秀必先命鄉則雲程發軔實自童子之科始南川山水奇特戶口繁殷童試不滿千人心竊怪之夫勸學無異於勸農果能優卹之以安其身斯不難激勵之以作其氣數年來書院膏火已兩度加增惟試院未及創修嘗憫其扁試署庭旣躬親負戴之勞且難免風雨之苦爰捐廉倡建邑人士感奮樂從工旣竣集紳耆宴其中共慶落成願

南川縣志

卷十

文

四

而樂之笑謂諸生曰山燦若眉水環如帶上棟下宇壯麗崇閎以此勸士有不足濬其藻思而騁其椽筆者乎此後銜枚壯士非惟一鼓作氣會當餘勇可賈矣抑余更有說焉士先品行而後文藝聖賢立身行己吉凶悔吝之道備於六經而大暢於宋儒之語錄誠能日有孜孜勿忘勿助於以博其旨趣究其精微而又本六經之所以爲教反而求之方寸之中設誠而致行之無愧於大廷無慚於幽獨則讀書與立品相輔而他日舉於鄉升於國



以仰副造士取士之意而自成爲有本有末之才  
是則余之所厚望也若夫興作之程堂舍之規經  
營之數則有邑人士之記在余不贅

南川縣志

卷十一 文



重修虹濟橋記

邑令 唐金鑑

皇帝御宇之十有五年余奉檄宰斯土攷邑志有四十八波水最稱名勝心焉誌之無何火龍告灾遍地皆赤予爲之惻然急馳老龍洞祈雨出城東行廿里許忽睹長虹卧波行其上者熙熙穰穰詢諸父老知爲土橋古稱普渡今號虹濟是也過此而東爲四十八波綠水丹崖紆迴往復遂詣龍洞虔禱而還不數日大雨滂沱澤下尺生上尺城野咸有喜色又不數日有農父奔告曰河水漲矣土橋圯

南川縣志

卷十一

文

四二

矣四十八渡又增一渡矣余始聞而駭繼而相慰駭者謂其橋梁不通民將病涉也慰者謂其甘霖大沛歎轉爲豐橋雖陷募而修之不難也爰集紳耆勸捐樂輸旬日間得千餘金仍舊基以重建焉夫蜀中風化慕義趨公素多善舉况此橋之創爲隆化通邑衝衢迄今七十餘載倏遭冲塌不可以不急修廼鳩工庀材成於不日有基勿壞攸往咸宜雖雲貴楚粵之遠萬里可通詎止爲邑中四十八渡之津梁哉用弁數言以誌之



重修虹濟橋碑記

邑令 觀 成

惟道光十五年歲在己未月在壬午前令唐君金  
鑑權篆茲土下車之載火龍爲災旣而大沛甘霖  
山水暴至出常流上丈有奇由龍崖江過半河經  
四十八渡至邑東之虹濟橋橋乃圯按橋當孔道  
路通黔滇建於前明成化十三年崇禎間邑人張  
文仲捐貲重建北岸亂石壁立因之爲址勢固若  
磐而南岸無石沙土易陷故歷久難堅唐君見行  
旅往來深厲淺揭不暇以乘輿濟亟率邑人士黃

天衢等捐廉勸醵衆樂輸之不數月腋集裘成工  
鳩材庀良月初吉余蒞任斯邑察其形勢令求大  
木數十於南岸沙土中植而築之森以立焉復以  
堅木橫貫之壘以大石則其力始與北岸竝丙申  
夏工始竣計廣一丈五尺長七丈宛若跨澗長虹  
騰空鳩杖焉自是熙熙而來穰穰而往者庶乎無  
病涉而共躋平康矣爰勒於石以記始末云



永鎮橋碑記

邑令魏崧

邑東土橋爲滇黔孔道有溪焉源出金佛山經四十八渡龍崖洞而下夏秋水漲行旅頻以病涉告勝朝成化時土人支木以渡歷冬徂春人獲濟逮桃水泛濫後木隨波逝旋支旋圯而人之筮濡首者若故矣乾隆年間前令冀君始易以石額曰虹濟道光乙未夏又被馮夷鼓裂十六年觀葦杭泣任議復修之名與地胥仍厥舊費不貲而按其基址岸北則因巉崖而南則沙阜土甚疏縱築之堅

而濁濤稍怒遂善陷矧架濤截流者又適際水之衝厥勢弗勝厥基匪固厥形坦平歲戊戌再破於波職此之由也攷工記曰審曲面勢則相水泉度地勢要已時邑耆楊懷訓數經理枉政區畫罔弗宜議非改爲不可迺卜基於橋之西距舊址二十丈許岸以東胥巨礮橫當其垠其西亦石崖森然林立足以勝底樁而不虞傾欹也爲之鑿平以植其基穹砌以隆其形水復從舊圯下折而北行波流紆曲歲甲辰創修經洪流排激者數而濤胥從



穹洞而下罔有冒破患未幾以費告匱工中輟經  
年弗克竣是秋余履任大懼津梁弗修甚爲旅人  
累數籌厥款工善吏勤朝夕展力越明年夏慶成  
眠曩時兩岸石與沙弗敵罔足以鎮洪濤者迥異  
焉修計以常四有八尺七分其長去五以爲廣二  
分其廣倍三以爲崇繼自今行旅獲免厲揭虞庶  
永濟乎遂錫嘉名爲永鎮云



重修文昌宮記

邑令魏崧

余涖任斯土之明年歲乙巳邑人士以文昌宮狹陋歲久益坍塌議復修蓋自歲辛丑後頻年圖鳩庀而以役殷費鉅工用中寢者數矣考宮向在治南關外今隆化書院其遺址也康熙歲壬子前長吏何君正蘭遷諸城西內署右嗣陸君玉琮於乾隆十年葺之越四十年原君敬德再修焉六十餘歲於茲雖迭經修葺而風雨之所飄零霜雪之所剝蝕加以前庇工時瓦甍塼垣桷杗侏儒之所

南川縣志

卷十一

文

四六

屬靡堅靡良數十年間頽然惟見棟折而榱傾豈徒邑人士失所瞻仰抑亦宰是邑者之咎也是年夏集里衿謀所以新之僉以按賦攤輸請時幸歲薦稔民之尙義者亦咸曰諾競醵罔靳計得金三千有奇歲越二而功乃葺殿之崇四尋有六尺其深什之廣倍之旁則繚之以廊其高與廣三分其崇而殺其一又十分其崇以其七爲之亭廣如殿厥基恢宏厥構傑壯厥材孔良殿堂門廡黝堊丹雘罔一弗輝於昔歲時致祀則亦庶乎有以妥戴



匡之神矣登仰之際諸人士其有克興者乎仰

文昌像讀

文昌書其必思身體力行毅然有以踵  
文昌之跡而符

文昌之心將神窟宅於斯亦樂邑人士之所步趨與其  
制行合而欣欣然默爲之佑俾南平民無智愚賢  
不肖罔不鍾秀異而以其懿行爲渝東冠是又余  
之所厚望也夫是役也始於丙午夏竣於丁未冬  
董工會計則劉州同先儒李生芳城趙生榮瓚劉  
南川縣志

卷十一

文

四七

生漢章與詩林義民劉盛芳也勲予川巡則博士  
楊君繼忠少尉謝君炳燧也皆晨夕展力罔少懈  
焉爰備書以揭諸石



孝子周公暨配楊孺人墓表

舊志

周永年

孝子周公世居四川南川縣原籍江西吉水縣明萬曆中以宦籍居貴州婺川縣有諱培衡者公之曾祖也配商氏子芝芳因明季兵亂奉母徙南川爲人磊落以義氣自負娶令狐氏姑商年高齒盡脫每晨起則盥沐拜姑而乳之事聞於大府爲表其間子師文

勅贈文林郎娶陳氏明總鎮維綸公之女也

勅封孺人文林公性恬澹好讀書不求仕進子三長萬

南川縣志

卷十一

文

四八

祥季萬資公其仲也諱萬殊字同川幼穎異讀書過目能背誦年十三應童子試邑老宿楊先生以女字之甲辰遭父喪毀瘠幾至滅性葬後廬墓三年從遊者日益衆爲文力追先輩辛酉學使張公仕遇奇其文拔貢太學癸亥歸里值母病危割左肱肉和藥以進而病愈甲子就試北闈場後選授湖南直隸彬州州判乙丑迎母至署色養倍至奉檄辦桂東縣礦務礦徒五方聚集公感之以恩約之以法皆帖然以伏運鉛赴京過江有覆舟公出



數十金募人拯救全活多人勘災過洞庭有龍現於水面衆皆震恐公曰余心無愧怍必不爲害旣而果然丁卯母氏歸蜀癸酉遭兄喪公泣曰吾母其何以堪急遣妻妾及子先歸侍養是年恭逢

覃恩得封典甲戌告養回籍丁丑遭母憂盡心喪葬庚辰赴部候補子士孝舉於鄉辛巳奉發湖南厯署長沙衡州永州岳州諸府通判道州州判廉能懋著乙酉補原缺郴人聞之額手相慶丁亥以疾乞歸祖餞者相望於道時子士孝知禹城迎養來東

南川縣志

卷十一

文選

四九

時時戒以防吏胥之奸欺恤百姓之疾苦故禹城之治至今百姓猶頌太翁之德於不衰楊孺人幼篤孝曾割臂以愈母疾年二十來歸躬紡績以供甘旨教訓子弟不事姑息視庶子無異所生戚黨間貧苦者每輟衣食周之公生於康熙四十三年卒於乾隆三十四年壽六十有六歲乾隆十七年勅授徵仕郎三十七年

勅贈文林郎楊孺人生於康熙四十二年卒於乾隆十八年壽五十有一歲子八長士孝楊孺人出次士



廉士節士澣士岳側室鄒孺人出土禧士壽士康  
側室姚孺人出女子子十二人孫男十人石蘭立  
矩立楷立箴立模立範立璋立瑛立誠立騫孫女  
十三人公與楊孺人前後俱葬於宅後紫柏坡者  
有年矣戊申之春士孝以墓碑未樹持狀來乞余  
爲表墓之文因倣姚文公志梁孝子之例以表其  
墓且係以銘銘曰

昔元牧菴姚文公會言維皇畀人以福澤猶人  
以盜粟與人然審其多寡之堪受銖石衡量無相

南川縣志

卷十一

文

五十

懸割肱和藥已母疾篤孝一念天所憐視民痾瘵  
在乃身溝中之瘠無饑寒惟孝與慈兩無愧猶然  
號號省厥愆一動一靜巖顧諟朝夕虔持太上篇  
恐干神怒神降福子有八士孫曾繁長幼勗率以  
孝友山村午夜聞誦絃惟農力田自有秋科名拾  
取如蟬聯蔚爲南川之望族不數浦江有義門  
大語煌煌耀巖阿宰木鬱鬱凌雲煙過客停舟肅衣拜  
皆羨公之得天何其厚嗚呼芝固有根兮醴固有

源



隆化書院記

邑拔貢周萬殊

從古以厚生之道養兆民卽以正德之道教兆民國有學術有序黨有庠家有塾其大要也吾邑自明季兵燹以來百有餘載實學罕覩甲第無聞是豈人不傑地不靈乎抑轉移造就之無人耳乾隆十六年賢侯應公以豫章進士恭膺

簡命蒞任茲土學有本原才堪肆應其所以勸農桑勤考課剔奸弊安善良謀積儲興水利者經營備至難以枚舉猶念義學未建無以作育人才廼於文

南川縣志

卷十一

文

五

昌宮之舊址相其陰陽度其高下命工創建書院前後三層旁室四十八間階級垣墉釐然畢具申詳上憲肇錫嘉名其意美其澤長矣從此聘延名師裁成後學行見經明行修處則爲醇儒出則爲良佐非僅爲博取科名計也然而學成名立科第亦何弗由斯盛焉邇茲義舉經始於乾隆十六年告成於乾隆十八年約費八百餘金皆賢侯捐置並無派累適有廩生袁進賢捐銀一百兩以助工修捐租一百二十石以資膏火又得生員何時



楊天衢周朝憲及童生魯能一等各量力玉成督  
工省試共建遠猷洵百年之僅事也規模旣立遺  
愛難忘爰勒貞珉永垂芳躅



周澹齋墓誌

舊志

漢州

張邦伸

雲谷

公姓周氏諱士忠字移作號澹齋先世江西人明萬曆間遷貴州曾祖芝芳始遷蜀之南川祖師文勅贈文林郎父萬祥公少孤且貧事母韋孺人能以色養喪祭必以禮不飯僧亦不務爲華飾好讀書尤喜治古文辭雖厄於場屋終老明經恬如也生平慷慨慕義遇儉歲輒以米予人而自甘菜粥見有鬻子者贖以金其持躬也雖盛暑不袒亦不扇舉步安詳常一履三年猶如新製可想其性情矣晚

南川縣志

卷十一

文

五三

歲以韋孺人善病因旁及醫藥兼以全活多人自言我於醫無他奇但無一誤劑耳蓋其爲人謹慎率類此及韋孺人歿公乃寄情游咏以盃酒自娛時一中之則語益莊貌益肅或挾一冊一觴嘯酌於喬松巨石間旁觀者莫由窺其中所得也公生於乾隆三年卒於五十三年葬本里金鰲山麓於其窆也爲徵其實以納諸幽宮元配鮮孺人子三立恭立寬立信孫二人龍人驥



孝婦韋周氏割肱說

邑貢生 周士忠

韋甥廷旭予嫡堂姊出也從余遊者最久余見其詩有二十年來無限憾青衫一領淚痕多之句怪以問之甥曰舅氏忘我母事耶昔外祖母楊孺人暨我先大父母寢疾且劇皆我母割肱肉以救乃得無恙當是時母瀕於死者數矣厥後因益衰損年甫逾四十卽見背旭每念此未嘗不拊膺垂涕而不能已也語畢甥泣余亦泣嗟乎割肱之孝豈曰無人然或偶一爲之耳乃至再至三而又能立

南川縣志

卷十一

文

又五三

起膏盲無不神效若此此其於天人感應之故爲何如耶夫倉卒之際可驗生平血氣之勇再試必竭世有孝思誠篤如吾姊者吾知其純乎天矣乃或者必以愚孝少之此春秋責備賢者之意固非巾幗所能知且吾恐世所謂不愚者亦正莫能及其愚也姊之愚又烏可少哉



建考棚碑記

邑進士 韋杰生

古之稱循良者莫不有惠民之政史載循吏諸傳  
可考而知也然而父母之心不可以僞爲唯仁人  
能設誠致行因其地之所關而畢爲之謀藹然有  
覆載栽培之意而曲得其先後緩急之方此固非  
好大喜功塗飾耳目者之所能幾也邑侯裴堃彭  
老夫子以豫章名進士奉

簡命蒞茲土庭有懸魚案無留獄留心撫字於今七年  
如平治街道補修城垣捐俸倡建永生橋無一不

南川縣志

卷十一

文

五十四

以衛民便民爲當務而春秋課士之勤尤無間於  
風雨顧念南川山水所鍾不乏髦秀而考棚未建  
非所以駢幪多士也爰以道光三年九月集紳耆  
議修以百餘年間邑人士有志未逮之舉不階尺  
土而身任其勞其意可不謂厚歟夫一邑之文風  
視乎宰治之培植而培植之方學宮爲重書院次  
之考棚何獨不然邑侯之下車也先於學宮改建  
聖域賢關二坊諄諄以升堂入室爲諸生望次乃  
兩度增書院膏火今又創爲斯舉萬間廣廈有其



具矣繼自今白袍鵠立依仁宇以同升朱紱方來  
聽頌聲之喜起風教所涵有不蒸蒸日上者哉  
是役也邑侯飭董事募捐先割俸百金爲之倡邑  
人感奮樂輸踰月得二千餘金廼卜基縣署之西  
卽以其年十月二十四日經始督工董事一乃心  
力越明年閏月葺事計費工三萬有奇門堂階級  
亦如郡城試院之制東西文場號舍前後各兩層  
約容千餘坐垣其四周而黜聖之邑侯於公餘之  
暇相其陰陽口講指授如伏波聚米茂先畫地結

構經營罔不犁然在目於以嘆賢父母才識之明  
原於學術以養以教實有以深入乎士民之心而  
生其慕義急公之忱故信而後勞如風之行如草  
斯偃能使頑者廉懦者立懽欣鼓舞以相與有成  
也是爲序



進士周光圃先生傳

華陽謝 澧  
進士

澧爲兒時遭先君江左罷官故寄食松崖周姻伯  
之文安官署與光圃周君同受業山左淄川王立  
齋及合州楊振齋兩師之門共硯席數年澧差長  
而君最幼年甫十二慘遭仁山公大故寡母孤兒  
數千里外扶櫬歸蜀澧亦隨行濶別十餘年彼此  
俱遂顯揚志不可謂非厚幸矣孰意人事難知君  
暨配何孺人俱以道光三年相繼卒卜葬後嗣子  
來請作傳以期不朽澧係世交不容辭也君姓周

南川縣志

卷十一 文

五十六

氏諱立瑛字席珍號光圃吾蜀重慶南川縣人考  
諱士壽號仁山乾隆丙午舉人妣楊孺人君其長  
子也賦性醇謹孝友過人幼篤學每夕俟楊太孺  
人安寢以物掩燈潛起默誦久而覺之恐致疾令  
卽滅燈潛於枕中吟詠不輟嘉慶丁卯拾芹隨伯  
益齋公宦遠府學署二年益奮志力學每晨夕詣  
文昌前焚香默祝願減算以延親生平慷慨顧大  
義肥叔恒齋公家計維艱君年以教學資分助臨  
終尤厚葬見隣里貧苦者輒以錢米酌與之自甘



淡泊至有鬻妻者潛助金以全其節故其特身涉  
世言語不苟坐作必端兄弟怡怡人無間言可見  
其爲人矣何孺人世居瀘州藍田墳祖考飛鳳公  
官安徽和州司馬考源澤公太學生善事姑曲意  
承歡甘旨罔缺且紡績佐讀無間寒暑君得遠遊  
肄業者皆賴孺人之能養也癸酉歲與叔父士岳  
同登賢書甲戌聯捷進士始開隆化二百年之黃  
甲人咸謂甘苦循環上以遂仁山公未伸之志下  
以見孺人內助之賢其食報非無因也奈何部選

將及天不假年竟以此終命耶數耶已通而復塞  
何再世如一轍耶所幸遺子仁聲仁聞暨長孫厚  
璽英年積學相繼補弟子負諸孫亦可期遠大其  
發祥固自有時殆未可以常情測也謹爲傳以傳  
之



桐村周公傳

邑教諭 楊繼忠

周公桐村南川觀音橋人也名立模字仲軌祖柳州公孝行載邑乘父靜齋公邑廩生母徐孺人涪州進士王書公女公三歲失恃繼母熊孺人視如已出公天性醇篤飲食教誨惟母是依無稍違戾十七歲補博士弟子員靜齋公卒公在苦塊中視母氏哀痛每忍泣相慰曰兒弗自立生無以對母死無以對父也辛酉登拔萃科將入都

朝考時公慮甘旨缺供分旅費之半爲母氏留巾篋

南川縣志

卷十一 文

五八

中

朝試不遇歸而鄉試屢薦不售家益窘遂筆耕爲養凡館食者三十餘年每歲終悉以所獲金奉母所無纖私兄立楷先卒無子公以已子爲之嗣又割已所析田租爲兄償負無難色兄女四撫育遣嫁咸竭力焉繼母弟立椿立棟皆公教以成立棟患弱疾公以館穀延醫歲費數十金如是者十年先是椿與棟以屋三楹環奉母居距公臥室稍遠警咳弗通一夕家人熟睡母病不安寢公於夢寐中



忽有所警頓起扣兩弟室不應繞屋大呼曰母病  
矣衆起視母果跌牀下母曰非爾孝思之誠夢寐  
中烏能有警耶晚年母病痺艱於行公縛竹几爲  
輿率家人躬肩之出入五年弗稍懈公待人以誠  
自奉甚約工書法兼隸草爲人書必先輩格言曰  
此吾父志也繼母卒喪葬盡禮哀戚倍至族人咸  
觀感焉余謂世俗之事繼母也難事繼母而能相  
感以誠尤難推繼母之愛而愛及繼母之所出以  
得母歡則尤難之又難者公獨行其難天必厚其

報乃於道光十九年選授黔江教諭未抵任而卒  
此亦數之不可解也公年六十一原娶潘氏繼娶  
沈氏子四孫一

贊曰謂數不可知耶胡爲田廬坐守竟官列乎儒  
師謂數可知耶胡爲榮膺一命忽中道其已萎或  
者乃以爲數奇吾謂如公之孝友卽壽諸金石傳  
之奕禩而亦宜况乎子若孫英英秀發其食報又  
將在茲



前遊金佛山記

邑舉人 周伯寅

蜀山之甲天下有二曰險曰奇奇則有感龍之宮有仙聖之館有木石羽毛之異有風雲雷雨之靈而惟其險也則又往往爲人跡所不能到此余於金佛山所以往來於胸中者非一日也今年秋循山東之麓賈勇而登凡七日乃得遊其十之三四有山若此何來之晚也爰紀其聞見所及以告善遊而能賦者城東十五里普濟橋今名虹濟水清而曲山遠而秀前邑侯冀公題額在焉公善書而

勞於撫字故其遺跡多有存者余爲徘徊久之時孟秋五日也次日十五里西陽關控扼險要襟帶咽喉乃選勝探奇之始過此以往則山不可棧水不可橋竹杖芒鞋凡經四十八渡而後至山麓其間斷石飛峰恒有落勢十步九折耳目一新而最奇者則莫如第六渡之千佛崖第二十四渡之老龍洞千佛崖摩天峭壁下俯深潭人在百步外卽有白雨跳珠打笠子琤琤不絕至崖下而襟袖俱溼涼入心脾諦視之則如毛竅千萬濺然汗出豈



非雲石高寒之氣凝爲雨而散以風耶抑何勻圓  
錯落若此至崖腹溜乳垂脂石也非佛也然行住  
坐卧呼之欲答卽謂之爲真佛也亦宜老龍者相  
傳宋明時曾以救火著靈於宮掖而邑志久缺姑  
未深考其洞高十餘丈濶半之急流清冷深入不  
測或曰源出金佛山穿崖裂石十餘里乃伏流而  
出於此或曰此亦其一而猶未盡也且龍之所宅  
不在此入洞口右有大穴緣梯而上盡三十餘級  
得龍井於二石柱間井之溢而出也漱玉鳴絃泠

泠可聽凡涓滴所經處其石多皴如搏沙堅如積  
鐵而其色如栗如馬肝間亦有一二瑩白如玉者  
其倒垂側疊則又如摳衣如蜂房如旋螺之負殼  
或銳而直如懸針其下多石田阡陌東西天然繡  
壤而龍鱗出沒田間尤隱隱具飛騰之勢其田皆  
有水則四境大熟否則視其盈涸之方位以占豐  
歉無不奇中此龍亦靈怪矣是日行六十里宿半  
河場主人性好石齋中蓄怪石數十本玲瓏峭拔  
瀟屋皆山自昔採於古佛洞側絕穴下四十餘丈



有伏流不可多致信非人間物也因與燈下論山水而並及行路之難主人曰吾方以鐵索成橋力少功多能做此法行之則四十不渡得十三橋而可無病涉此言深可味惜無力以成其志奈何三日與主人約遊金佛或謂金佛之奇特氣象萬千夏秋之間尤宜遠眺乃東北行二十里登水井山山之高不知幾十里四面石壁如削成崛起重霄幾欲與金佛爭長據絕頂而觀自南而涪而正安數百里遠岫遙岑踴躍爭出而金佛獨當其西面

積石入天與雲霞亂色其尊嚴氣象尤足以朝拱百靈真大觀也四日乃使土人業採藥者導余入金佛金佛之高自水井望之凡四層及逶迤盤曲而上則或矗而爲峰或亘而爲嶺或疊而爲屏爲嶂或斷而爲幽壑爲飛崖離合向背目眩神迷其素稱奇勝如蓮花寺獅子口及石牛古佛諸洞大都皆最上層也自半河至獅子口約行五十里許所過多明季古刹半荒廢不可考有瀑布二其最高者曰水花崖去地數十丈輒爲谷風倒捲散若



烟雲同遊者言馬嘴之瀑尤勝此而余未見也由  
獅子口東望十里許有石筍孤瘦撐空宛如倚天  
長劍其上卽古蓮花寺破瓦頽垣無復存者猶有  
大椒百餘株合抱成林下多可採之藥時以日夕  
不能遊遂投宿獅子口下至夜半忽有大聲發於  
山椒如崖石崩頽橫空鬩擊動魄驚心不能安枕  
及旦熟審之乃知兩山蹲向如巨獅中豎石鼓高  
入雲大圍里許其腹下有穴深而狹每晴雨旣久  
雲氣翳然自穴中出如曳五色繒帛繞石鼓而上

雲出將盡則聲隨之蓋其氣盛而束於穴故噴薄  
成雷而土人習焉不察但狀其似曰此獅子滾帶  
也陋矣五日緣石鼓而西鳥道猿巢古無人徑或  
導以斧斤或渡以藤木行數里乃至石牛洞洞曲  
如眠弓廣三十步徑三百步有奇由牝出南凡兩  
門高不可度皆方而規其上洞中平如履砥有痕  
焉類新耕者尺寸之間皆犁然不紊人或故亂之  
經宿復然相傳有石牛耕此今牛已不可見矣然  
洞口多牛跡又與常牛無異或曰山羊蹄也余愛



其清虛靜潔但有風月往來而石榻蟬聯尤宜坐  
卧遂不禁有抱琴攜鶴之想嘗聞洞天三十有六  
而知名者十若此洞是耶非耶其西卽古佛洞與  
石牛洞咫尺間耳然無天台石梁則非飛仙不能  
渡乃復挽葛攀藤下而復上經數憇始及洞口方  
余之遊千佛崖也見若珠光玉屑拋擲玲瓏者竊  
謂此境不可無一不能有二乃至石牛古佛諸洞  
無不如是而移步換形各臻神妙因嘆造物點綴  
之奇有非思議所能及者立洞口回望雲山萬疊

繞緣攢青直如大海烟濤盪搖足下而縣治在釜  
底其山川脈絡尤極分明方知南邑之山皆以金  
佛爲太祖而在龍崖江南者則香爐峰又諸山之  
少祖也自此雌雄博換凡行百里有奇至縣城而  
其氣一聚其間眾水縈迴皆莫不濫觴於金佛而  
大會於城北此形勝之大概也時日方亭午汲泉  
煮茗選石小坐乃篝火而人初入洞有旁穴濶而  
深黑俯視股粟不敢下人言此去數里出裂縫裂  
縫者上金佛之西路也過此則人與雲爭門出入



而天漸小火漸紅如秉燭夜遊但聞蝙蝠羣起欲  
飛而撲人或投以石空空然不得其邊際洞將半  
忽飛泉瀉如瀑布疑其下有龍潭燭之弗見也導  
余者曰此間多歧路其遠者不下百里必跬步尋  
右壁下乃不迷余雖河漢其言而佹佹然如瞽之  
無相不得不信而尾之復前行見巨石中立如人  
狀從者皆羅拜呼曰古佛又有靈官像立怪石上  
亦石也自入洞至此約三四里以火不繼不敢進  
乃由靈官像左得曲徑於萬仞斷石之間側身盤

南川縣志

卷十一

文

六

折而入久之忽壁上有光如懸鏡閃閃逼人導者  
笑曰今乃得見天日矣又西折數武果出洞洞外  
卽藥池頃放目遠眺別是一天回想東北諸山恍  
如隔世惜出洞時曲曲如蟻之穿珠未暇記凡幾  
折或云二十有四似不誣也余至是遊興益濃足  
力彌健竊疑絕頂上當必蕩平無險欲因以周覽  
八極開拓心胸乃叢篁古木蔽日干霄往復邱壑  
間竟迷不得路遂返宿石牛洞聞土人談西南諸  
勝長吟達旦方與訂次日之遊適從者以糧盡告



乃斃返

南川縣志

卷十一  
文

六五



後遊金佛山記

邑舉人 周伯寅

前遊見金佛之高而猶以爲未見其大也越十有九日天宇遼濶清風在樹乃復裹糧載酒緣山麓而周覽焉出東郭三十五里得一山方聳而高曰冠岌下有古香雲寺二十五里舊縣或曰卽漢設枳縣地按枳縣當在涪陵此無可據然其山環水合形家猶豔道之五里龍現橋橋北有三泉洞洞泉側出凡三眼皆大如滿月傳昔有何標者能騎龍出入今土人立廟祀之余笑而不信也三十里

南川縣志

卷十一

文

奕

魚泉橋余之來也人言邑東北隅有龍淵環絕壁以爲高岸延袤數里水深而不洩比至此相距僅半日耳聞前路益險隘遂不果遊四十里龍崖城城宋築也上有寶祐磨崖記二登城西望見前遊四十八渡及水井香爐諸峰皆歷歷目前如故人不忍別去自是而東而南而西則又朝暮見金佛矣凡三日行八十里至柏枝山其間所歷多奇峰怪嶺鬪巧爭妍如曰轎子曰小塔曰大塔者非六卽似蓮花乃蓮花似六卽耳柏枝山東接金佛中



隔一水而崖壑相吞吐空翠交合若斷若連兩岸  
尤多產方竹綠坡直上數十里人人其中覺鬚眉  
皆綠下有黃蜂燕子觀音諸洞其最深遠者軫古  
佛洞殆有過之無不及也五里有古天台寺以寺  
前瀑流得名今寺廢三十里頭渡橋橋東有小徑  
可上金佛聞金佛最高處曰清涼頂乃欲界之仙  
都也每遊人笑語喧譁則有濃雲垂合余欲往一  
試之適雨至乃遊淨石寺觀石筍而還次日趨雨  
行七十里至三匯橋橋之上流三里計兩山相接

跨溪成巨梁高濶數丈其下皆山水人物花卉之  
石有石鐘懸梁上清泉自鐘腹注如急雨聞人聲  
卽止久之鐘鳴而泉出如樂作然余聞瞿塘峽中  
有聖姥泉非大呼不得水其與此殆異曲而同工  
耶四十里登西華容山山秀而高與東華容對峙  
有若伯仲香爐其祖峰金佛其太祖也余至是於  
金佛之麓乃一周矣又四十里過龍濟橋由西郭  
入時嘉慶十一年中秋前六日也



尹子考

邑舉人 袁藹如

謹案 先生姓尹名珍字道真後漢之牂牁母斂人也自以生長偏隅未漸庠序乃遠從汝南許叔重授五經又師應世叔學圖緯通三才還以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焉夫漢之盛朝廷重賢良文學之科士之通一經名一藝者得與公車或位至丞相或仕至二千石由是以儒術飾其吏治故得人之盛炳焉與三代同風然思兩漢諸儒莫醇於董江都莫雋於賈長沙而莫鄙於匡衡劉歆谷永至

南川縣志

卷十 文

六

揚子雲作美新論又不足言矣先生處遐裔之中獨能克自振拔不遠數千里從師訪道卒得其微言妙義以教化其鄉人使椎魯之俗盡變爲彬彬雅之觀且不惟一時而又使數千百年後之人俎豆衣冠尸而祝之雖言論風采史缺不傳而要其教化蜀顧翁守也爲民父母自有教化斯民之責先生則以鄉人教其鄉其事尤尠且翁之石室僅見於成都錦江書院此外郡邑並不聞有翁專祠而



先生何以獨能若是非其流風餘韻實足以感發乎數千百年後之人而能若是乎至先生故里實係牂牁毋斂自舊志誤屬之渝故至今咸以先生爲余南邑人昔游綦水瞻仰宮牆見其石碣題志則又以先生爲綦水人雖綦南在漢均江州枳縣地然實踈於考証及讀後漢書及華陽國志而不覺爽然失矣夫以數千百年之偉儒宿學而割裂其里居攘爲兩地所有是猶會稽人爭禹穴而不知禹實生於蜀之石紐山東人爭李白而不知白

實生於蜀之彰明不亦可愧之甚哉雖然何愧之有天生蒸民好是懿德自古聖賢奇杰出處之地山川亦爲生色後之人每樂考其間里談其軼事以誇耀於世而何況先生然則以先生爲綦南兩邑人者雖舊志之誤要無非後人公好之心所感而動焉者也亦可見先生之足以令人欽仰者如此之甚也且又安知當日先生教授之時黔蜀壤地相接其裁成樂育之至意不風動乎綦南兩邑之人也又再考漢書及華陽國志先生以經術選



用歷尚書丞郎出爲荊州刺史然則先生當日固  
赫然經師之望故能名動九重任以方面與公孫  
宏蕭望之輩後先輝映是又合醇儒良吏而一之  
矣而舊志乃傳之隱逸不尤誤之甚哉余故爲之  
正其里居詳其出處以洗從前相沿之謬並以誌  
嚮往之私云



直隸曲周知縣虛谷謝君傳

邑拔 周立椿

若諱鳴謙字六皆號虛谷原名餘恭南川人其先世居豫章有明時始祖洪仁公始遷蜀傳三世至茂常公又由蜀遷黔傳二世

國初時曾祖登科公復入蜀家於南邑遂世居焉配朱氏照陽公以嘉慶戊辰

壽覃恩贈八品壽耆配李孺人生仕有公即君之父也仕有公以君貴例封文林郎配陳孺人又配苟孺人舉丈夫子四君其長也君生而聰穎讀書異常

南川縣志

卷十一

文

十一

弱歲以冠軍補博士弟子員未幾即廩於庠嘉慶丁丑君以仕有公病目勸善樂道刻送先賢格言數萬人咸加敬焉時照陽公已八旬矣仕有公因疾不能侍奉凡一切甘旨之供皆君代為之夜深始手一卷挑燈誦讀洎照陽公病篤衣不解帶者累月而不知倦也道光五年乙酉選拔與余同出吳梅梁師門君以古學冠一郡詩賦俱列入試卷丙戌計偕入京君日以詩文呈於師風雨不輟師益加親愛夜常往君寓談至二三更始返同輩中



無不欣羨曰虛谷如此勤學宜其受知之深也及朝考果列一等引

見以知縣用分發直隸未補缺丁苟孺人憂丁亥回籍守制廬墓有年旋率族人往黔省掃墓歸復與弟姪輩編輯家譜己丑服闋束裝北上至辛卯七月委署廣平府曲周縣未踰年因勞得疾十二月稟請解任移寓廣平延至壬辰正月歿於旅次歿後五年其孤子等以狀屬余記余與虛谷固同鄉年友其性情行事無不具知虛谷少時常從家鶴

田兄遊兄卽器重之嗣後又從家篋谷叔肄業書院叔每舉以告人曰吾主講以來未見有襟懷磊落性情恬淡如謝生者謝生誠遠到器哉余欽遲久矣敢以不文辭君性醇厚而嚴介有才能與鄉人處每爲之排難解紛其在直隸時行李淡如無事僕從到官衙聽事攜一人荷公服循墻而走大府聞之咸交贊及其宰曲周也訟繁俗悍君一切以勤謹處之前任傅君以老乞歸訟牘盈尺君下車之初一一爲之治理未及三月縣境大治曲周



試卷千餘君必親加評點凡行檄必量遠近以限時日慮事之詳類如此君之初到直隸也束鹿縣積案數百件大府委君往治往返廿餘日勾當數十案明決果斷嘖嘖有霹靂手之稱則一時之倚賴可知矣君生於乾隆癸丑卒於道光辛卯享年三十九配劉孺人生子三俱能讀父書而鴻圖鴻章尤少年勤學先後補博士弟子員其造就正未可限量也歲丁酉改葬君於廻龍塘爰爲之贊曰甫就試善屬文及筮仕著曰能受知於師師慶得

人薦之

大子任以親民曲周三月棠育餘陰嗚呼衆人固不識君子兮其居官也嶽嶽其居鄉也恂恂



少霞張明字浙之溫州人也自有少有大志援例以同知用戊子夏攝篆斯上下事之始溫溫無所試或旬日不決一事或一口不決一事人咸異之居無何邑有閨秀不自公出語者公勤勤懇懇一再鞠之厥得造語者置於法兩造俱心折公乃諏吉合好於堂撤已與蓋送之歸當是時觀者如堵蓋不特身受者之族氏頌公德公而已而公則心憂之曰以姻好而仇讐若此是尚有人心風俗哉

南川縣志

卷十一 文

七四

毋亦學校未明而教化之無方耳因念書院者教化之本而學校之始事也緣於公暇進士子而課盈虛計所入僅足償所出設管鑰一非其人重以豐歉之不可知此舉必至於終廢爲沈思者久之先是邑之柏枝埧正南土著頻年擾害兩省大府親臨其間以地界南而又恐重貽之禍用是沒入於官爲東川士子膏火所以弭爭也會覬覦者委曲詭詞於渝迨郡守有售直之檄公特割俸易之以資隆化曰吾將與諸生更始也又無何邑之東



隅與黔接壤者惑於異端浸謀不軌事機已露邑  
之人爭走避焉公曰彼固吾赤子也披肝膽以示  
之安知不悔過自新也乃未幾而敢於縱火矣敢  
於殺戮矣敢於抗拒矣蓋其積漸非一日而錮蔽  
者深矣公乃慨然曰殺人者倖免非刑也左道者  
不誅非政也以

聖人之世而有叛逆之民非治也巉崖幽谷之鄉虎豹  
豺狼之性而守土者不能制非勇也乃會營弁率  
勇壯殲厥渠魁賢哉明府宜士女之遮道歡迎願

南川縣志

卷十

文

七五

見顏色也語曰太上變化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整  
齊之然後知公之不以事擾者才浮於事卧治之  
而有餘也則凡正人倫卽以正人心也崇學校卽  
以厚風俗也滌瑕蕩垢廓清境內皞皞乎登斯民  
於春臺而爲而不有有而不居使人知其然而莫  
能名其所以然耳而目者迄今稱道不置云



流金渡說

邑副貢 楊榮封

距邑北十里許瀕河架木版以渡人名曰流金渡  
隔岸有一石崢嶸突兀石有一罅相傳昔石罅日  
流金少許可給石上寺僧之需僧少之謀所以益  
之者鑿而擴之而涓滴從此絕矣或曰金生麗水  
故沙中往往有金茲之開竅於石多寡之數非人  
力所可施者一經斧鑿既傷其脉復洩其氣所以  
立竭語誠近是而或曰水生金固也未聞石流金  
豈傳聞之訛歟抑附會以神其說歟余謂造化靈

秀所鍾固有難以常理測者石之流金而子異之  
也夫鮓答之石產自走獸腹中椎之雄鼠卵上之  
符文野婆腰間之篆印與夫牛膽之黃馬腎之墨  
狗之寶駝之黃鹿角之玉犀角之通天其於流金  
說何如耶至於石燕石蛇石蠶石鼈石芝石桂石  
麴石米石英山海經之玉髓仙經之玉屑皆擬議  
所不及者而獨於石之流金異之乎惜僧欲多得  
故逞其智力以冀遂其所欲究之一無所得且並  
其目所得者而失之也又何如不求多得者之



日有所得乎貪之字酷近貧其僧之謂乎然豈獨  
僧也歟哉

內川縣志

卷十一文

七七



王母陳太孺人傳

廩生 劉 鎮

鎮與星崖交最深數年前因獲登堂拜其母且深  
悉母之爲人也竊見母生平言行一出於正用敢  
縷誌之以爲世之間閭法太孺人姓陳氏原籍江  
西泰和人世與同邑梅岡王氏爲婚父長玖公質  
易來南遷川北營山縣嘉慶三年教匪滋事太孺  
人年八歲隨父避賊於蓬溪等處常出奇計以脫  
父於難蓋其聰明有過人者後長玖公回南邑太  
孺人年十九于歸清宴王公公故梅岡裔也初公

自江右來居積約甚豐以慷慨故凡利物濟人之  
事揮霍無吝色卒年家居徒四壁立時太孺人年  
三十三有子家賓尚幼居窮自力於衣食家本無  
長物凡衣飾銅錫諸器不惜典賣以供束脩終不  
令其子廢學自清宴公故太孺人不服文繡不與  
宴會雖至戚造門促致不往也如是者二十年如  
一日焉所居近市門庭肅然市中博奕蹴踢者流  
或酣呼而來過太孺人門則屏息而趨無他其生  
平之嚴氣正性不苟言笑有以懾之也子家賓自



八泮食餼屢列優等丁酉拔貢成均卽吾友星崖也  
太孺人始終期之甚殷教之甚嚴僅僅拔萃一  
科終莫副平日茹苦含辛之奢望也鎮又聞之清  
宴公存日戒家人勿以冷食與乞句與必以熱否  
則與錢慮其食冷而生疾也且曰吾家釜竈甚便  
故不食冷物彼乞人安有是邪太孺人踵而行之  
至於今不衰其他好施之事尤難枚舉也傳王氏  
多隱德不誣也事載郡志



募設棲流所序

癸卯二月

拔貢 王家賓

乞人中之疲癯殘疾者已歸之養濟院矣而其流  
徙無棲者實爲窮民無告之尤故又必歸之棲流  
所蓋此輩沿門乞食流徙不常無家可歸棲止莫  
定當夫晚風獵獵暮雨瀟瀟或宿溪橋或伏墟墓  
霜寒月苦旣長夜之難堪虎嘯豺嗥復驚魂之易  
散斯亦造物之缺陷宜爲仁人所矜憐者也吾邑  
有養濟院而無棲流所乞食於道者露處不免焉  
藝園蕭子見而憫之過而商於余倡首募設余維

南川縣志

卷十一

文

八十

人之好善誰不如我義所當爲諒有同心矧此一  
端尤爲易舉枳棘半畝不必同鸞鳳之棲林木一  
枝已足滿鷓鴣之願伏祈共助范公之麥效彼指  
困齊揮郭氏之金賢於捨宅庶弱肉強食不再傷  
飢凍之軀而結草銜環永克享榮華之報矣嗟乎  
萬間廣廈豈徒託諸空言集腋成裘是所望於君  
子敬陳俚語上懇高明知公之心與余同志謹序